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木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靺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寢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



秋暮卽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

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



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  
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  
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旣盡  
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安巴堅  
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  
莊宗赴援于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  
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  
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  
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北騎援新州德威爲其所敗  
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

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  
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  
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  
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  
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  
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  
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  
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  
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  
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



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况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廝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鬪爲其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

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



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關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

討旣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寃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歿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



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

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卽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



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魯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旣而舒魯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聖皇帝安巴堅凡三子長曰人皇王托雲卽東丹王也次日元帥太子卽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年許

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遣特哩袞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袞等首領五十餘人獻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紐赫美陵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



追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賚表乞師願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卽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已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

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鑣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相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賚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溫爲南京留守旣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



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  
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北使至卽于別殿致敬德光每  
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遣責晉祖每屈已以奉之終晉  
祖世畧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  
不先承稟擅卽尊位所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  
讓朝廷使去卽加譴辱會契丹迴國使喬榮北歸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  
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  
磨劍要戰卽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  
楊光遠叛遣使構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

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  
德光敗于陽城棄其車帳乘一橐駝奔至幽州因怒其  
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焉是時契  
丹連歲入寇晉氏疲于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相  
桑維翰勸少帝求和于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  
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  
延廣自來並割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  
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其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  
母常謂蕃漢臣寮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及  
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



則我亦不惜通好也三年樂壽監軍王巒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略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師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砮焉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令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

煦延寶奉降表于契丹并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于赤岡五日宣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道括借錢帛遂命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宣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



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劫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並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觀漢家儀法之盛大悅以其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發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光憩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

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賁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爲

帝羝焉

案以下原本闕佚據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于欒城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襲位永

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月率騎數萬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周  
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  
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  
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迴永  
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裏鞍轡并馬四匹其月太  
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  
其年九月永康王為部下太寧王所弑德光之子勒所  
部兵誅太寧王自立稱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  
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衮率騎萬餘以助  
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  
大敗契丹眾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  
超等築壘于李晏口與契丹數千騎戰于安平縣敗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郎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

定兒也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苗紳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

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救晉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 沁丹舊作欽德今改 實

里舊作舍利今改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

諾舊作禿餒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舒嚕舊

作述律今改 阿敦舊作安端今改 耀庫濟舊作



耀屈之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特哩袞舊作  
惕隱今改 紐赫美陵舊作捺括梅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其子  
孫以秃髮爲國號語訛爲吐蕃國人號其主爲贊普置  
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  
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唐時屢爲邊  
患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  
大鎮天寶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  
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



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

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興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入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



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帥募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于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

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供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礪大鵬砂毳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氊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



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大至莫帝許帝來時好不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  
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回旋搏  
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婆陵水上距京師  
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  
朝尚主自號天驕大為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為黠戛  
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為石雄劉  
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西奔  
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時通中  
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梁乾

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  
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  
石論思竝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

湯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五代會要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

軍同正弟畧麥之石論思竝為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  
屋珠安鹽山竝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  
上將軍楊沼為左驍衛上將軍  
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元通為判官厚賜繒

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錢等紫  
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  
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  
方物并獻善馬九匹莊宗召對於文明殿乃命司農卿



鄭績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至其  
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朝貢  
狄銀卒歐陽史同光四年狄寧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名馬天成  
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  
十人入貢明宗召對於崇元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  
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掣撥等五人來  
朝授掣撥等懷化司戈遣命還蕃長興元年十二月遣  
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匹玉一團四年七月復  
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鶻一聯明宗召對於  
廣壽殿厚加錫賚仍命解放其鶻清泰二年七月遣都

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四匹玉二十團  
八月勅回鶻朝貢使密錄都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  
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錄阿撥可歸德司  
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都督  
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為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為  
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貢方物  
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歐陽史晉高祖  
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亦不知  
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  
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并白玉團白玉  
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



貢馬并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爲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未相温爲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爲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麾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羆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繇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並礪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卻之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其國都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餘大城置倭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



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爲可毒夫對面呼聖牋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爲酋長

黑水靺鞨其俗尚質朴性猛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新羅其國俗重元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爲飾髮甚鬢美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

多壽至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爲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



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眾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氊

于闐其俗好事妖神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牂牁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

頭乃得贖死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攷證

外國列傳二吐蕃傳甘州爲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

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

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一

天文志

案天文志序原本闕佚然其日食星變諸門事蹟具存較歐陽史司天攷為詳備今攷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與司天攷互有詳略蓋五代典章散佚各記所聞未能畫一也參攷諸書當以是書為得其實焉

日食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時言事者多引漢高祖末年日食于歲首梁祖甚惡之于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奏雲初陰晦事同不食



百寮奉表稱賀 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時有司奏日食在卯主歲大旱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年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三年二月丁丑朔日食其日陰雲不見百官稱賀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冥不見至夕大雨 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食二分伏緣所食微少太陽光影相鑠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閣百官守司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

陽虧食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 三年正月戊申朔司天先奏其日日食至是日不食內外稱賀 四年七月庚子朔時中書門下奏謹按舊禮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正殿太史以所司救日于社陳五兵五鼓五麾東戟西矛南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于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食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素食百官守司今且欲依近禮施行從之 七年四月甲



寅朔是日百官守司太陽不食土表稱賀八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重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月食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三日果為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 明

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 四年六月癸丑望月

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 五年十一月丁丑

月食鶉首之分 少帝開運二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

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一月辛未

月食

月暈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暈匝火木

彗孛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于靈臺之西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有孛長丈餘東南

指在牛五度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

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

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丈餘 八年十月庚

戌夜有彗見于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于參角其芒指

于東南

五星凌犯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

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曰心為帝王

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熒惑犯星 三年三月丙

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月丙寅歲

犯右執法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案歐陽史九月丙辰

太白歲相犯是書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犯

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

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十二月熒惑



犯氏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  
鍵閉三月熒惑犯上相六月辛丑熒惑犯房九月壬子  
歲犯房三年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于奎八月癸卯  
熒惑犯上相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午太白犯左執法  
九月庚辰鎮歲合于箕辛巳太白熒惑合于軫十二月  
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于斗四年三月壬辰歲  
犯牛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  
白犯天樽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氏十二月丙辰熒惑犯  
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熒惑犯  
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

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  
亥太白犯壁壘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

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是書不載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

晉高祖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四年四月

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

太白犯輿鬼中星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

己卯熒惑犯上將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

丙辰熒惑犯進賢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巳

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



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十月壬戌熒惑犯哭星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十二月太白犯辰 二年八月甲戌歲犯

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元年

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十月丁

丑歲犯左執法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

白犯鎮丁卯太白犯歲十一月鎮星始出太微之左掖

門自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

內屏謁者勾己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方出左掖 三

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

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

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

月甲午歲犯鈞鈴 二年七月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

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戌熒惑掩右執法

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 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

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與

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勾己干房心間凡數

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星晝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 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閏五月己巳歲星晝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漢天福十三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流星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流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凝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餘流注交橫 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 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迹長數丈赤色移時



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一鐔相關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晉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長尺餘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流丈餘滅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後東北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震駭六街鼓人方寐而驚以爲曉鼓乃齊伐鼓以應之至曙方知之三月高平之役戰之前夕有大流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所

雲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于暈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雞雉皆雊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不當有大兵



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日旁多有五色雲如蓮  
芟之狀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  
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  
內見紫微宮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  
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日丁未交巽天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舊五代史卷三百三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攷證

志一天文志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 案歐陽

史作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與是書異五代會  
要與是書同

內屏謁者勾已 勾已原本訛旬已今據歐陽史改正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 案歐陽史作癸亥太  
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 應順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白晝原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蘇頌元平素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二

歷志

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觀象以垂法治歷以明時使萬物服其風化四海同其正朔然後能允釐下土欽若上穹故虞舜之紹唐堯先齊七政武王之得箕子首敘九疇皇極由是而允與人時以之而不忒歷代已降何莫由斯粵自軒黃肇正天統歲躔辛卯歷法時成故黃帝始用辛卯歷顓頊次用乙卯歷虞用戊午歷



夏用丙寅歷商用甲寅歷周用丁巳歷魯用庚子歷秦用乙卯歷漢用太初歷四分歷三統歷凡三本魏用黃初歷景初歷凡二本晉用元始歷合元萬分歷凡二本宋用大明歷元嘉歷凡二本齊用天保歷同章歷正象歷凡三本後魏用興和歷正光歷正元歷凡三本梁用大同歷乾象歷永昌歷凡三本後周用天和歷丙寅歷明元歷凡三本隋用甲子歷開皇歷皇極歷大業歷凡四本唐用戊寅歷麟德歷神龍歷大衍歷元和觀象歷長慶宣明歷寶應歷正元歷景福崇元歷凡九本洎梁氏之應運也乘唐室陵遲之後黃巢離亂之餘衆職未

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歷猶用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及晉祖肇位司天監馬重績始造新歷奉表上之云臣聞爲國者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爰資歷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渝卽星躔罕驗景福崇元縱五歷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歷相參方得符合自古諸歷皆以天正十一月爲歲首循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彌多差闕至甚臣改法定元創爲新歷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爲上元以雨水正月朔爲歲首謹詣閣門上進

玉海調元歷蓋倣曹士爲小歷之舊唐建中時曹士爲始



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元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  
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小歷錡張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參謀趙延乂杜昇杜崇龜  
等以新歷與宣明崇元考覈得失俾有司奉而行之因  
賜號調元歷仍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其後數載  
法度寢差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  
常侍王朴明于歷算乃命朴攷而正之朴奉詔歲餘撰  
成欽天歷十五卷上之表云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  
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  
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  
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

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  
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授其時五刑九伐必  
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為大典百王  
執之為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歷數故得五紀有常  
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而下凡歷數  
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汨陳而已矣今陛下  
順攷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  
藝常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  
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  
候氣審朧朧以定期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



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  
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  
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  
數五行得期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虛至于  
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  
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  
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  
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  
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

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  
日月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  
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之植圭于陽城者以其近洛故  
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  
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  
北茲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  
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  
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  
先中而朔自古朧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歷既有前  
次而又衰稍不論皇極舊述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歷



則踈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朧隨歷較定日躔朧朧臨  
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逐限  
損益衰稍有倫朧朧之法所謂審矣赤道者天之弦帶  
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  
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  
道交則其勢斜當去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  
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黃  
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  
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

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  
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  
近以攷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  
知而未詳空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  
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使  
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所謂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  
古諸歷分段失實際降無準今日行分尙多次日便留  
自留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歷之數皆非  
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定逐日行分積逐日行分以爲變



段于是自疾漸而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歷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闔虛之所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較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案以下脫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沒滅為之下篇者言為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約其文稱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是也

以卦候沒滅為之下篇都四篇為歷經一卷歷十是也

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臣檢討先代

圖籍今古歷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蓋天竺胡僧之祇說也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便言歷者有九道以為注歷之恒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聖謨攷歷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歷謹以顯德欽天為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詔踈畧乖謬甘俟罪戾世宗覽之親為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以來年正旦為始自前諸歷並廢玉海欽天于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抄說者謂前代謂歷朔餘未有抄者若可用抄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其歷經一卷今聊紀于後以



備太史氏之周覽焉

顯德欽天歷經

演記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十四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十八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八

二十二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十四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十八

歲中一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二

十二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十四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八

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十四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案以上題稱步日躔術及後步月離術步五星術合為歷經四篇者之三又皆僅列用數而不及推步據歐陽史云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然則是書原文固已闕矣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九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四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一

平離九百六十三一

程節八百一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一百八十二一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周策三百九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六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九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八十七 三十三 二四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九

退遲 四十四 一十 空

退疾 二十七 四十三 一七

後留 二十六 三十 一十一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一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一

前留 二十六 三十 一十一

退疾 二十七 四十三 一七

退遲 一十四 一十 空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九

夕伏 一十七 三十三 二四

員熒惑 七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變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萬六千六百三十二

歷中百八十二萬八千四百八十二

變段率正變日十一萬五變度百二十二變歷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八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五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七十一

次遲 七十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四十九二十 一十八二十二

前留 八六十九 一五十六 空四十三

退遲 六十 一五十六 空四十三

退疾 三十一 七四十四 二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四 二四十四

退遲 六十五 六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六十九 一五十六 空四十三

順遲 六十二 一五十九 一五十八

次遲 中一七六十二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策二七十八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七十一

順疾 率二七十三 五十一六十八 四十八三

夕伏 率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八五十八

鎮星 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二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十九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十五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十八

大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十九

大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十九

變段 變日二 變度式二 變歷八

晨見 六十九 二七 一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 三十五

順遲 二十九 空六十 空三十

前留 三十七 三 二

退遲 二十六 空四十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 空十六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 空十六

退遲 二十六 空四十 空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 三 二

順遲 二十九 空六十 空三十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 三十五

夕伏 六十九 六三十 一十四

太白 一百八十二 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十八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六十九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九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六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九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八十二

變段 變日式 變度 變歷

夕見 四十二三 五十三十四 五十一七

順疾 九十六 二百二十一七 一百二十六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七 七十七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六 十一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二二十 空三十

退疾 六 三五六十 一二十

夕伏 七 四十四 一三十

晨見 七 四十四 一三十

退疾 六 三五六十 一二十

退遲 四 一二二十 空三十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六十 二十一二十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二十二四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七三十一 七十七四十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三十一五十七 一百三十六九十三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四 五十一七十一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二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夕見 三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四十四 一十六四十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三十四 一十一三十一

前留 一十六八 一十六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一十六八 一十六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三十四 一十一三十一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四十四 一十六四十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皇代 一十一 三十四 二十六

皇代 一十一 一十八 二十六

皇代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十一

皇代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攷證

志二歷志正元歷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為新歷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

十卷

五行得期之數 五行原本訛五之今據五代會要改

正

法者數之節也 法原本訛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

千二百萬攷下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

之大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謂之



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據歐陽史改正

欽天步月離術離策二十七 二十七原本訛作一十七案以統法除離率得二十七日及餘分今據歐陽史改正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 四千三百原本訛作四千四百案交策半之為交中當從歐陽史作四千三百今改正

欽天步五星術歲星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 案七百六十一歐陽史作九百六十六八十

非也據歷率半之為歷中彼此互訂此條當以是書為正

歷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九八十 案小分八十

九原本作九十六非也據歷中倍之為歷率倍八十九適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此條當以歐陽史為正今據改

太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攷周率滿統法得周策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歷中一百八十二案原本作歷中一百八十二萬攷



歷率半之滿統法得歷中計百八十三日萬字係衍  
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今冊注

萬世周率漸蘇去計周策五百八十三日又續分萬  
太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計周策五百八十三  
今詳如

大曆曆大分一小時十八批新當以測測史為五  
大原本計式十六共也然中計之為測率計八十  
測中一百八十二四 案小分八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三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序一曰五行  
所以紀休咎之徵窮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  
說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  
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畧也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  
五行之災沴追為此志以示將來其于京房之舊說劉  
向之緒言則前史敘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為證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毫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不詔曰自朔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禱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邱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爲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于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廩倉八月勅如聞天

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踣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 四年正月勅自京以來

案此句疑有脫誤

幅圓千里水潦爲沴流

亡漸多宜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科委逐處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斛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 長興元年夏鄆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 二年四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巳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濶三十



里東流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鄂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壞民廬舍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盛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州倉出斛斛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窯谷內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所

禳崇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崇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城中數處井泉暴溢

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瀝澗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六年九月河決于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邱塚爲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楫以救之兗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玘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領軍衛將軍安濬右驍衛將軍田峻于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兗州又奏河水



東流濶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率  
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 開運元年六  
月黃河洛河泛溢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  
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  
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入城城內水深五尺倉庫漂  
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 天成三年七月鄭地震 長

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  
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  
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  
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  
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  
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  
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  
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  
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  
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



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  
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思于天誠況聖  
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  
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  
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  
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崇  
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  
一月雄武軍士上言洛陽地震 三年八月秦州地大  
震

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幽定

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洛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  
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緣毛龜宮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  
堂識者以爲不祥之言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于鎮州時野水變其色  
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 十九年定  
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建樓于衙城內言  
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處直以爲神異造



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爲巢處  
直以爲已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  
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  
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于位之兆也果爲其  
子都所廢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  
德宮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于御前是日大  
風晦冥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  
入中書止于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  
日民家得之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鬪于橋  
下鬪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

鬪于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  
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  
從官射之而斃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  
別有二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內無鳥旣而聚澤潞  
之間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  
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尸流血故  
先萌其兆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  
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雛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蝻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四年七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賞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飢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茲衰矣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兗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蝻生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爲鸚鵡食之皆盡敕禁羅弋鸚鵡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蝻生化爲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爲火備至是果應 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欵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于諸道令爲火備



至是驗之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  
自起人至卽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  
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爲火備至世果應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續九年  
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于鄆州北將戰  
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于牙竿之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  
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賈詔撫問以具言吞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進壺關縣庶穰

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  
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百官莫  
有詳其義者及晉高祖卽位人以爲雖有圖姓計其甲  
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  
于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晉  
祖卽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  
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駭異倉  
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蟲蠹成  
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



也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  
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 清泰末年  
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  
訝焉

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  
遇大雷雨門內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  
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  
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絕乎 二年正月汴州封邱門  
外壕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  
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云唐景福中盧彥威

浮陽壕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郡人曰此地當  
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爲燕帥劉仁恭所陷 三年  
九月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  
二月巳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  
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內蘆葉皆若旗  
旒之狀

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遙鎮青州有司制旒節以  
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  
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攷證

志三五行志夔州赤甲山崩 赤甲原本訛求甲今據

五代會要改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彥詢原本作彥珣今從列傳改

正



五

華州府更與...

正升會要如

志二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天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四

禮志上 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



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  
宜並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  
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  
已崇虛之以爲恒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  
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  
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  
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  
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已來諸侯  
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

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攷前修  
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  
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槩所  
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棗稅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  
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  
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  
名上諡廣孝稱皇載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  
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諡以  
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  
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



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諡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諡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諡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覩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

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



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眾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疑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勅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案文獻通攷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餘依所奏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

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禮

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寮集議禮部尚書蕭頊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頊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遠復四室于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



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  
此祇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疎于故實此時  
須稟于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  
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  
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  
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  
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諡者忘咸通之懿宗  
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  
廟連敘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  
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

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高祖曰不祧盡效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  
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段頤  
議曰夫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攷禮經以求故事謹據  
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  
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  
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  
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  
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  
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



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  
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  
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  
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鄭氏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卽親盡也  
更立始祖爲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  
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  
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尙書咸有一  
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  
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下親盡故

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  
更封立始祖卽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  
所以有五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  
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  
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  
卽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  
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  
下三省集百官詳議敕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臣  
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于尙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頤  
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



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議曰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

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氏所釋卽商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商周已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



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闕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于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

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



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爲始祖唐稱皐陶老子之後不以皐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

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敕宜令尙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連定奪聞奏左僕射劉昫等再議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尙書省集



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初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卽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卽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卽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諡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

別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準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况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三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卽位尚仍天福之



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  
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  
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  
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爲五廟庶符往例又  
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  
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  
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  
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  
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

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  
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卽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  
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  
帝更立六廟從之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旣捨其祖而祖  
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  
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  
祖之張昭遠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貞  
固之徒曲爲諂附乃至  
上祖高光以爲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  
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  
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  
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



立四親廟從之

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

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或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前文從之

其年四月中書

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冊四廟準舊儀服袞冕卽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冊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冊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于

南郊議于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準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

間各三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神廚屋宇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其月太常禮

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卽位迎祖父神主于吳郡入耐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爲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



日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坐設常饌羣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羣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羣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羣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

門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

有期神主將祔太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敕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楹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况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于殿庭權設行廟幕殿



卽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于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封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察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况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攷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攷證

志四禮志上蠡吾侯

蠡吾原本訛蠡愚今據後漢書

改正

周捨論

周捨原本訛周拾今據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劉累原本訛劉里今據漢書改

正

懿祖光皇帝

懿祖原本作義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禮志下

五

禮志下

禮志下

禮志下

禮志下

禮志下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五

禮志下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

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于

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為

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

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



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  
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  
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  
之尊則禘饗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  
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  
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尚書省集百  
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暉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  
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  
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  
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

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  
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帝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  
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旣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  
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顏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  
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攷之于貞元則以爲誤  
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  
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叙列昭穆從之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  
文字皆書于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于冊  
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明皇親祭郊廟用玉爲



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準禮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議  
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準開元禮並用祝版梁  
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允以  
祝版爲宜詔從之 其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  
用珪璧制度準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  
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  
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  
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  
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日璋琥爲虎  
形半璧日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

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肅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  
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明皇詔  
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  
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  
小不必皆從古制請下所司修制從之 顯德四年夏  
四月禮官博士等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子  
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祀天其長  
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  
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祀地其長十  
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



聶崇義以爲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氏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黃琮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

而無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議以爲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爲定 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尙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參養特可愍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尙多質略近則梁武麩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于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于信孝本因心黍



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  
祀長保于宗祧而牲俎何須于繭栗但以國之大事儒  
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  
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三牲如有司  
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減牲牛是時太常  
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爲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  
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詔  
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禘  
祭明德卽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園丘方澤  
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時和年

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赦  
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于虔誠蓋不資于廣殺  
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  
爲恒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  
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並停用犢  
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  
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  
爲能饗園丘方澤任依恒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  
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  
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



三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圜丘  
方澤三宗廟五據上元三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  
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  
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  
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牛其犢遇祭昊天前三月  
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  
牛恐非典故奉勅祭祀尙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  
事神酌祭重于殺牛黍稷輕于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  
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  
起今後祭圜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

宜準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  
行事則依常式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  
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  
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  
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尙書  
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  
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慮成闕禮  
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徇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旣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儀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誠齋宿儻徧見于朝官涉不虔于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

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宜依 其年十二月  
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起  
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不赴行香並不奏覆  
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 長興二年  
五月尙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  
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後請  
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  
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  
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  
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籍鞋履便隨公卿



升降于壇墀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祠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尚赴朝參今耐饗事太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

事從之

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關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天成三年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諡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諡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諡冊告天子園丘迴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諡冊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冊于太廟藏冊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耐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



之外今聖朝申寃追尊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  
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  
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  
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  
諡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  
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  
院所奏奉勅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乃于曹州立廟  
事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  
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饗乃承祧  
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于埋而論

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卽昭穆序而宗祀正今  
或且居別廟卽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  
冊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勅皆不迴避少  
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從之  
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敘喪祭哀敬各有  
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  
執木鐸徇于宮曰捨故而諱新故謂毀廟之主也恩遠  
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上去明皇十四世奏改冊文非  
典故也八月戊申明宗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

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  
鹵簿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  
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



業纂于祖禰德澤被于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  
嗣之日國命出于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  
鼎祚覆亡追諡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冲質晉之閔懷  
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  
稱宗中興之追諡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  
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則謂之爲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  
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  
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  
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  
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

是旣立爲景宗陵號溫陵乃于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  
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議立唐朝帝廟引武  
德年故事祀隋三帝今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  
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于繼絕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  
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  
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  
皇將啓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  
閔帝五廟 其月太常禮院又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  
宮正殿隔爲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埒中容



三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  
門無棨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  
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  
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諡者三高祖  
太宗與其后暨莊宗明宗其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  
二日以殿中織扇二十迎置新廟以享祀閔皇帝莊宗  
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制祔廟及三  
后請定諡法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準勅遷漢廟入昇平  
宮其唐晉兩朝皆止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爲  
復祗移五廟勅宜準前勅並移于昇平宮其法物神厨  
齋院祭服祭器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  
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每仲饗以漢宗子爲  
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攷證

志五禮志下寶應元年

寶應係代宗年號無所謂寶寧者今改正

並著具緋衣幘子

緋衣原本作絳衣今據五代會要

改正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諡廟號景宗  
四年八月戊申明宗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  
烈孝皇帝 歐陽史作四年五月乙酉追諡與是志  
定諡冊廟月日俱不符



宣統元年

八月

二十四日

丙申

庚子

並詳具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攷證



